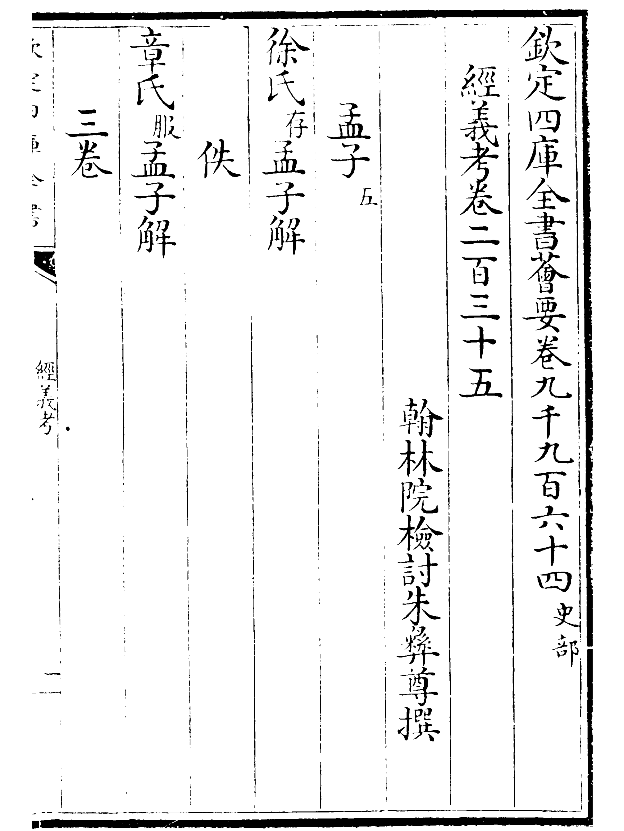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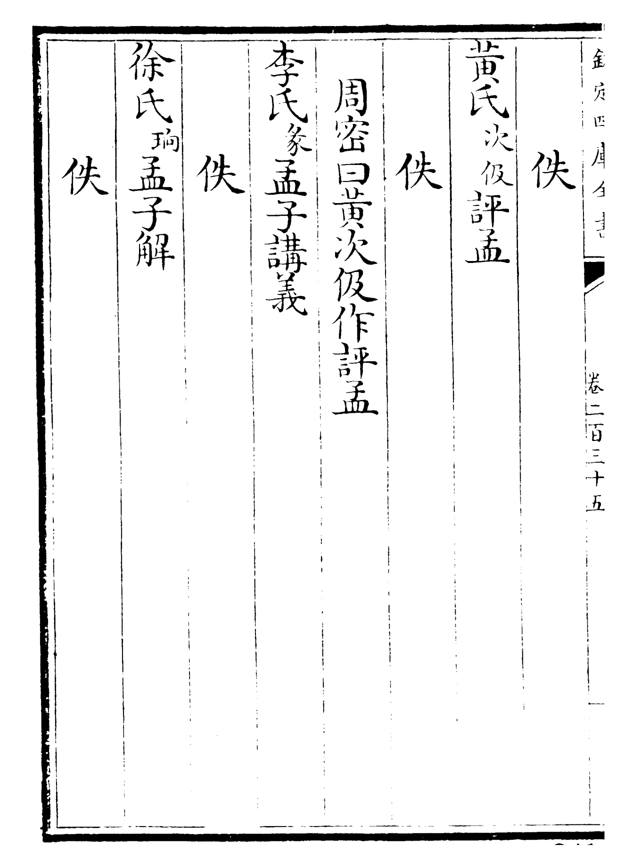
孟子 五

徐氏存孟子解

佚

章氏服孟子解

三卷



佚

黄氏次伋評孟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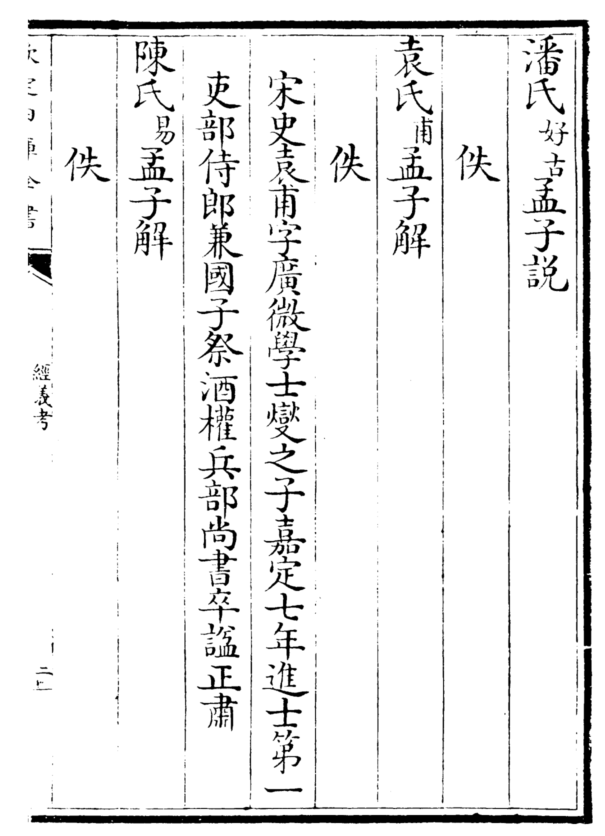
周密曰黄次伋作評孟

李氏象孟子講義

佚

徐氏珣孟子解

佚



潘氏好古孟子說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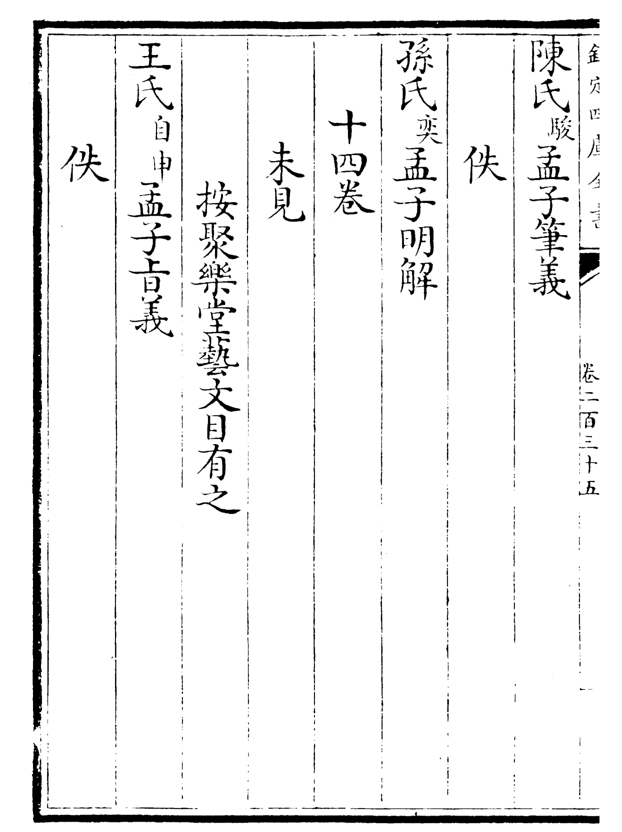
袁氏甫孟子解

佚

宋史袁甫字廣微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兵部尚書卒謚正肅

陳氏易孟子解

佚



陳氏駿孟子筆義

佚

孫氏奕孟子明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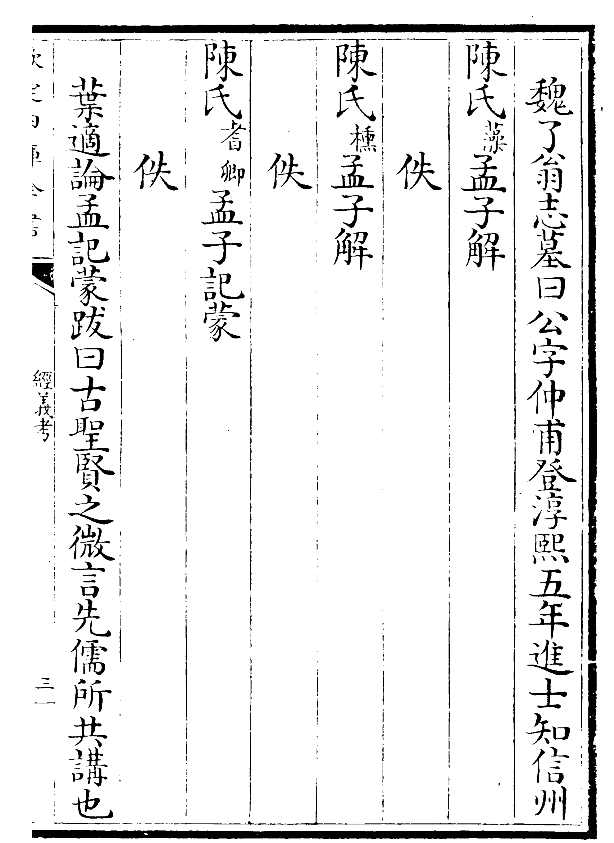
十四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王氏自申孟子旨義

佚



魏了翁志墓曰公字仲甫登淳熙五年進士知信州

陳氏藻孟子解

佚

陳氏櫄孟子解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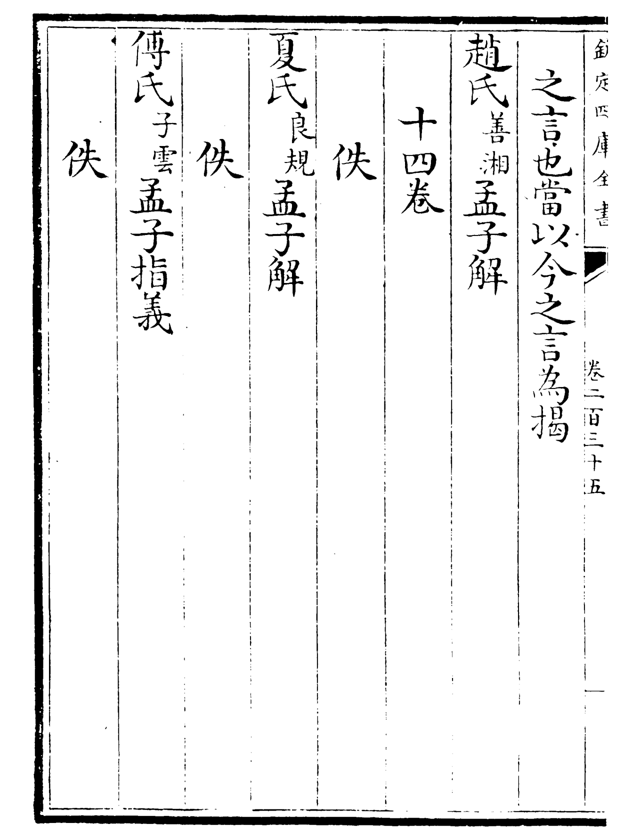
陳氏耆卿孟子記蒙

佚

葉適論孟記蒙跋曰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

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吕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藴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覩奥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

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祕門藏户攝則非老於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容承之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受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余之不可及余今



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為揭

趙氏善湘孟子解

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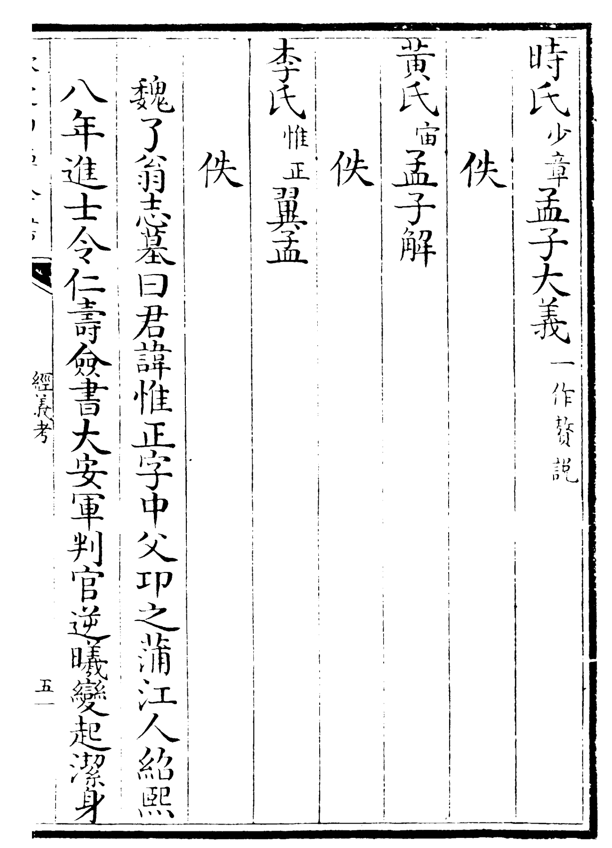
佚

夏氏良規孟子解

佚

傅氏子雲孟子指義

佚



時氏少章孟子大義一作贅說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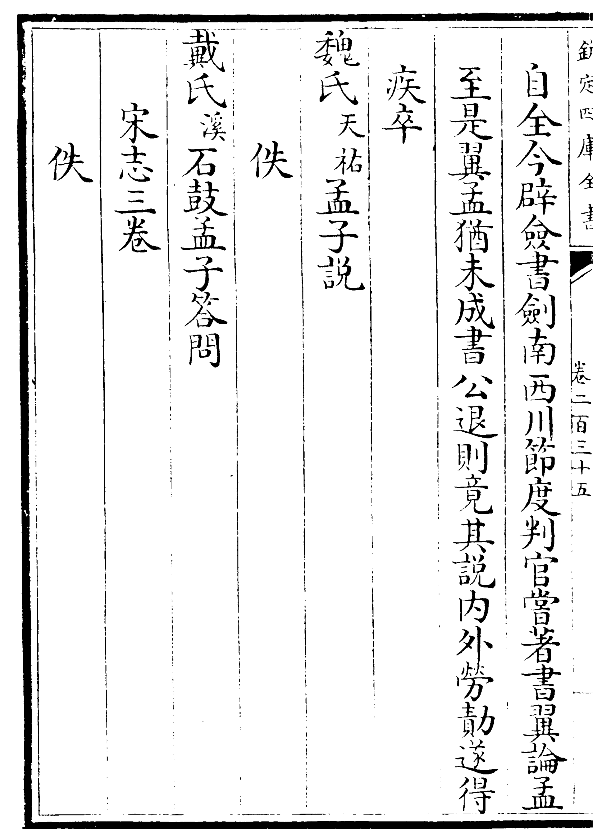
黄氏宙孟子解

佚

李氏惟正翼孟

佚

魏了翁志墓曰君諱惟正字中父卭之蒲江人紹熙八年進士令仁壽僉書大安軍判官逆曦變起潔身



自全今辟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嘗著書翼孟

至是翼孟猶未成書公退則竟其說内外勞勩遂得

疾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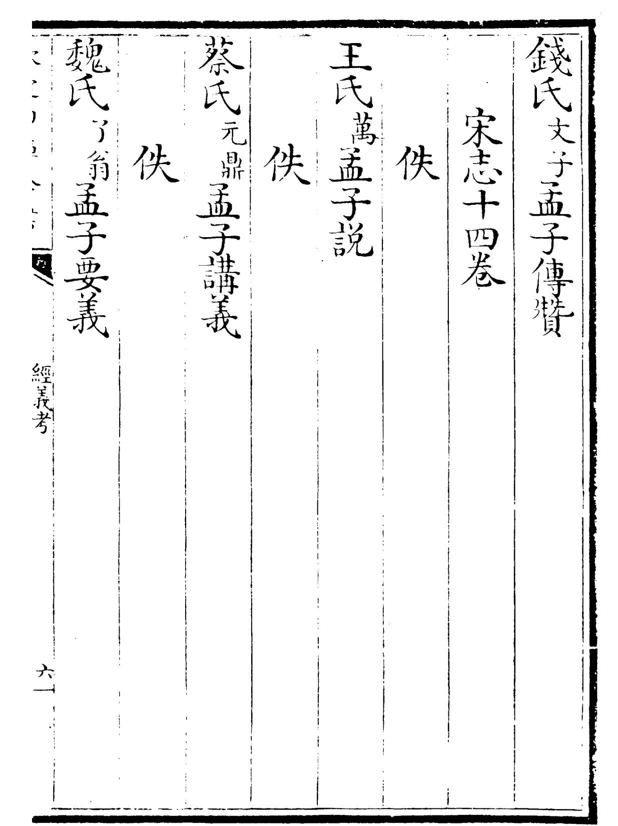
魏氏天祐孟子說

佚

戴氏溪石鼓孟子答問

宋志三卷

佚



錢氏文子孟子傳贊

宋志十四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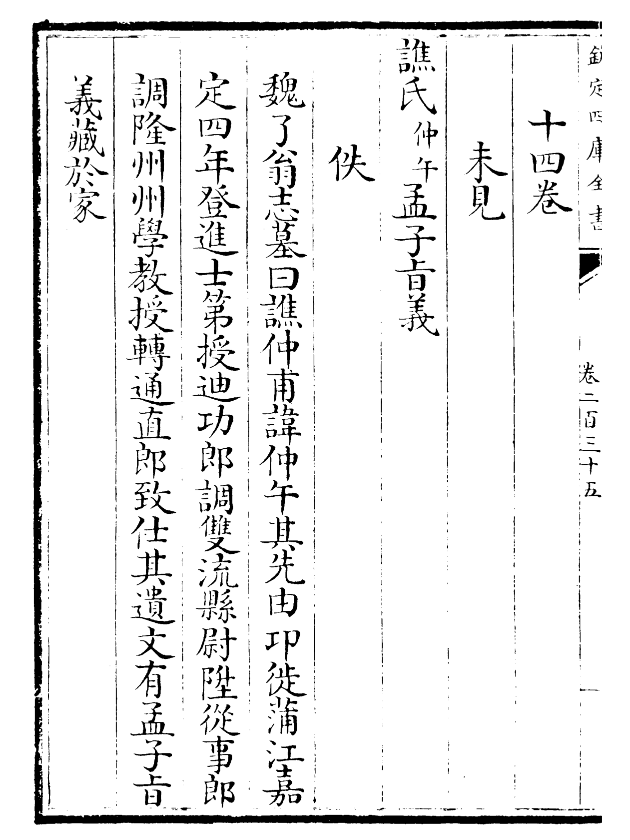
王氏萬孟子說

佚

蔡氏元鼎孟子講義

佚

魏氏了翁孟子要義



十四卷

未見

譙氏仲午孟子旨義

佚

魏了翁志墓曰譙仲甫諱仲午其先由邛徙蒲江嘉定四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雙流縣尉陞從事郎調隆州州學教授轉通直郎致仕其遺文有孟子旨義藏於家

蔡氏模孟子集疏

十四卷

存

蔡杭後序曰杭聞之先師曰論孟二書孔門傳授心法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以為道窮理盡性修已治人内外一致蓋取諸此而已噫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人盛德大業日新而富有其存神過化固有在言語之外者

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此也至若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非顔氏子其誰能之故自曾子之徒會集以為論語孟氏傳得其宗著書七篇有以廣其所未發以此見聖人之精藴與天地相為無窮非大賢成德何足以蠡測而管窺之哉自漢以來及我有宋訓釋論孟凡幾家求其得聖賢之意蓋鮮矣天不愛道濂溪周子生焉為民先覺絶學賴以復續再傳而得河南二程子然後孔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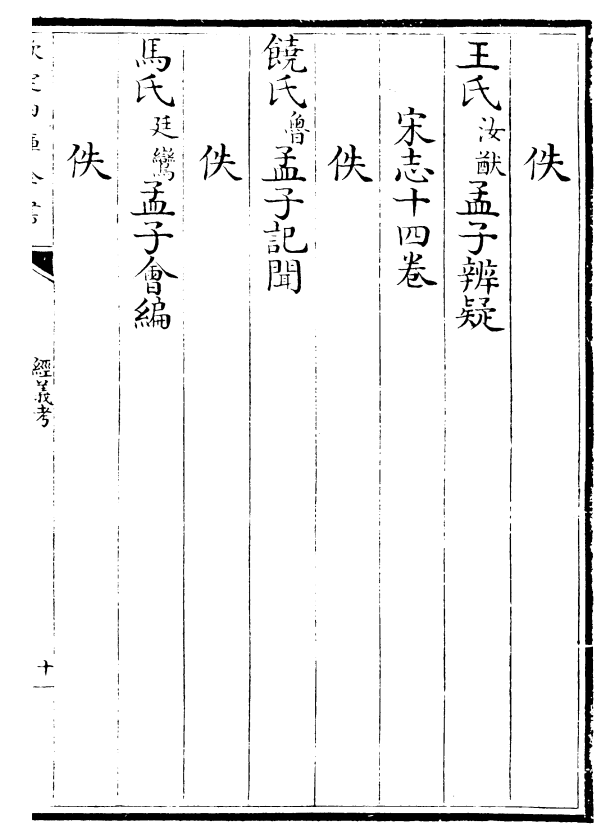
教復行其書稍稍尊信於世迨及紫陽朱子泝流泝
源集諸儒之大成洞四書之蘊奧天下學者翕然宗
之若論孟二書則有集義以發其所疑有或問以别
其所異於是盡平生之力兼衆説之長而集注出焉
蓋至於今家傳人誦學者有所標的其羽翼斯文之
功顧不大歟噫朱子之心即周程之心孔孟之心能
言者不可復加矣杭之王父西山府君在師門最久
朱子因以老友稱之嘗引以自匹則曰翁季二書之

會萃也取舍決擇與有聞焉先伯父節齋府君先君
子九峯府君克世師師學易箸不離左右得於問辨
講明為尤詳先君子謂杭兄弟曰學二書者求諸集
注固也集注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
易讀嘗欲取集義或問及張吕諸賢門人高弟往復
問答語如朱子所謂蒐輯條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縷
析期於語脉分明宗㫖端的而已不幸賫志以往嘉
熙己亥杭需次家食伯氏覺軒相與語及過庭舊聞

慨然旁搜博取以就先志越明年重罹陟屺之戚廬墓東原對牀讀禮之暇益繙閱諸書參伍考訂至忘寢食伯氏不以杭無似俾共商搉焉朝夕玩味稽合葢亦有年杭以隨牒四方不獲執筆硯從伯氏卒業歲在丙午備員冊府伯氏以書誨杭曰集疏成編今九年矣吾未敢脫稾尚兾有進試為我序所以會集之意杭聞伯氏究心於是也參或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備缺遺文集則以剖決而無隱語録則以講辨

而益精以至兩世之所見聞門人之所敷繹有足以發越朱子言外之意及推廣其餘說者會而通之間以評論附焉故觀集疏者集注之意易見觀集注者論孟之指益明恍如侍席於竹林精舍間雖千載猶一日也然則集疏之作有助於學者不既多乎抑先君子有言書之成也不易讀其書者可以易而得之乎不敢僭書篇端姑述其槩於後與同志共之

王氏奕孟子說


佚

王氏汝猷孟子辨疑

宋志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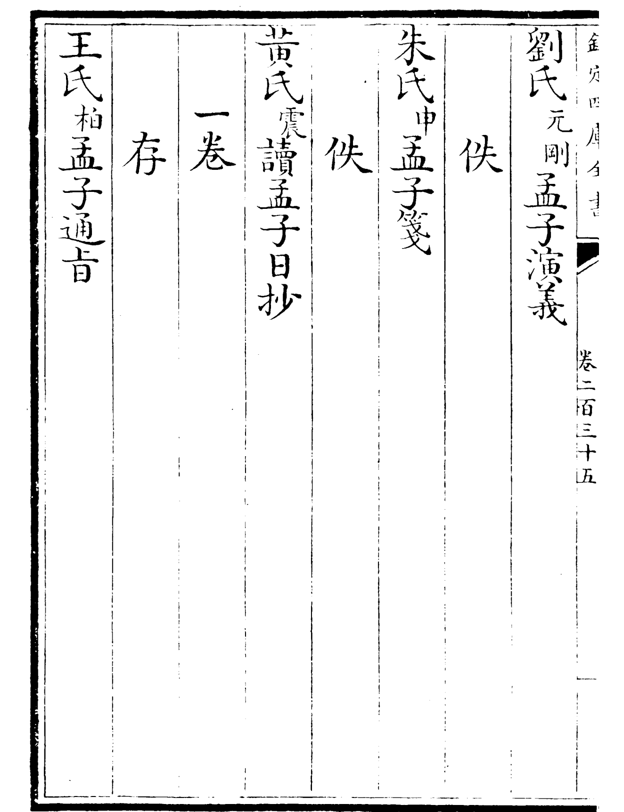
佚

饒氏魯孟子記聞

佚

馬氏廷鸞孟子會編

佚



劉氏元剛孟子演義

佚

朱氏申孟子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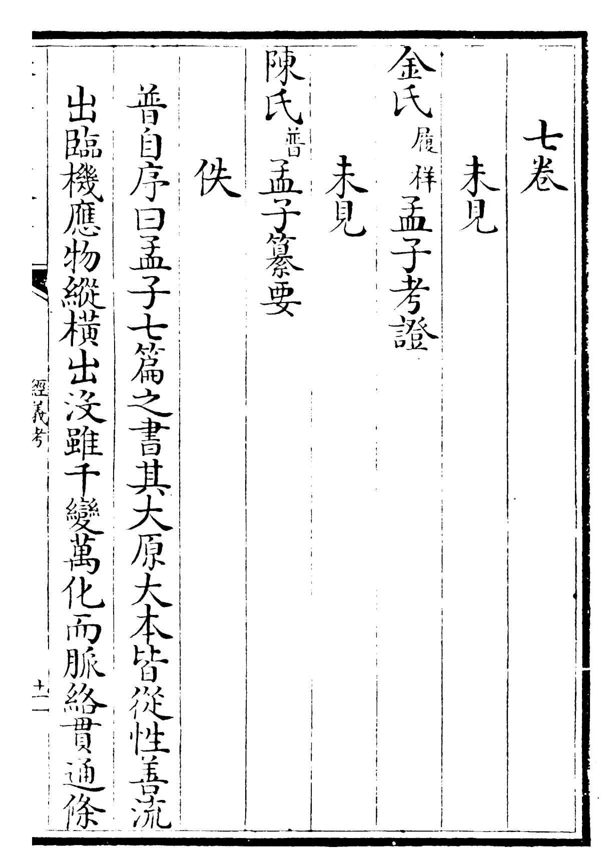
佚

黄氏震讀孟子日抄

一卷

存

王氏柏孟子通旨


七卷

未見

金氏履祥孟子考證

未見

陳氏普孟子纂要

佚

普自序曰孟子七篇之書其大原大本皆從性善流出臨機應物縱橫出沒雖千變萬化而脈絡貫通條

理分明曾不離乎一本之妙戰國之時人欲横流異端交亂壞人心術孟子揭性善二字所以開人心之蔽塞邪說之原其有功於聖門者不細矣其言仁義禮智則曰心之固有非由外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則以為五性之端孩提親愛則指其良知之發乍見孺子入井則明其本然之善窮理則曰盡心知性修身則曰存心養性養心則曰寡欲學問則曰求放心不動心則曰持志養氣天道人道則曰誠者思

誠牛山之木山徑之蹊夜氣之存斧斤之伐皆極言
存心養性工夫陳王道則以仁義事君則曰格非心
行王政則推其不忍之心保赤子則曰舉斯加彼論
王霸則以用心之誠偽言桀紂則以其失民心堯舜
則曰不失其性湯武則曰善反諸身喪親則曰自盡
兼愛則言一本不為枉尺直尋不肯背馳詭遇安於
義命不慕乎人爵之榮富貴利祿則曰所性不存困
窮拂鬱則曰動心忍性知幾能權見道不惑長短輕

重權度不差用心措慮隨事制宜其本原統會皆自性善中來七篇上下若萬語千言不出乎一心之妙用蓋其學本子思子思出於曾子曾子親承一貫之旨而學專於內故傳之無弊性善之旨又自明德修道中來故其為言多與中庸大學相表裏所以繼往聖開來學正人心破邪説其功德被於無窮教化行乎萬世學者有見於此而後知其性善之本仁義禮智不從外得一心之中萬理咸備雖堯舜人皆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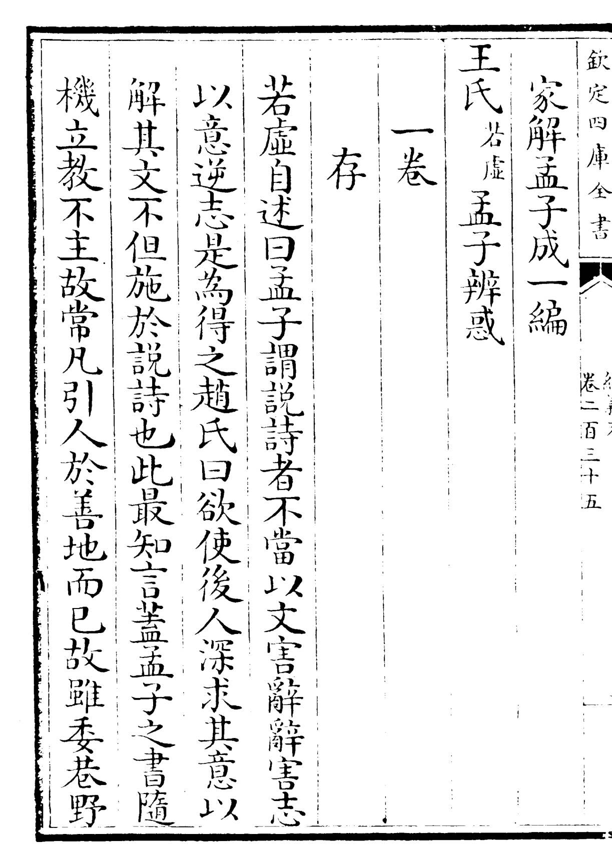
庶有以發憤自强不徒自暴自棄云耳然微程朱發明奥旨則亦孰知斯人之為功而識乎性之本善也予於習讀之暇姑撮一二要旨以為蒙訓庶幾思索而有得其意云

亡名氏集百家孟子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集古今諸儒自裴日休至强至賈同百餘



家解孟子成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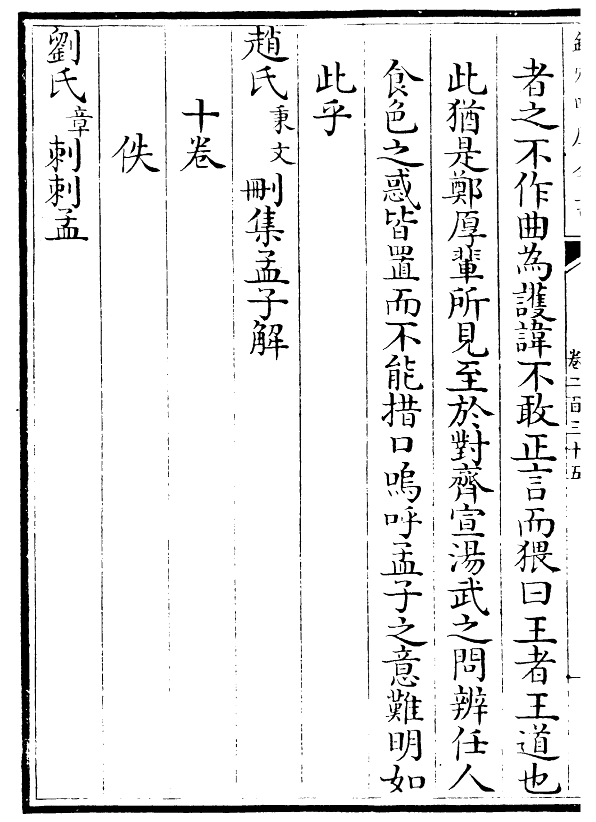
王氏若虛孟子辨惑

一卷

存

若虛自述曰孟子謂說詩者不當以文害辭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趙氏曰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此最知言蓋孟子之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

人之所傳苟可駕說以明道皆所不擇其辭勁其氣厲其變縱横而不測蓋急於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律之若參差而不合所以生學者之疑誠能以意逆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趙氏雖及知此而不能善為發明是以無大功於孟子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足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自以去聖人不遠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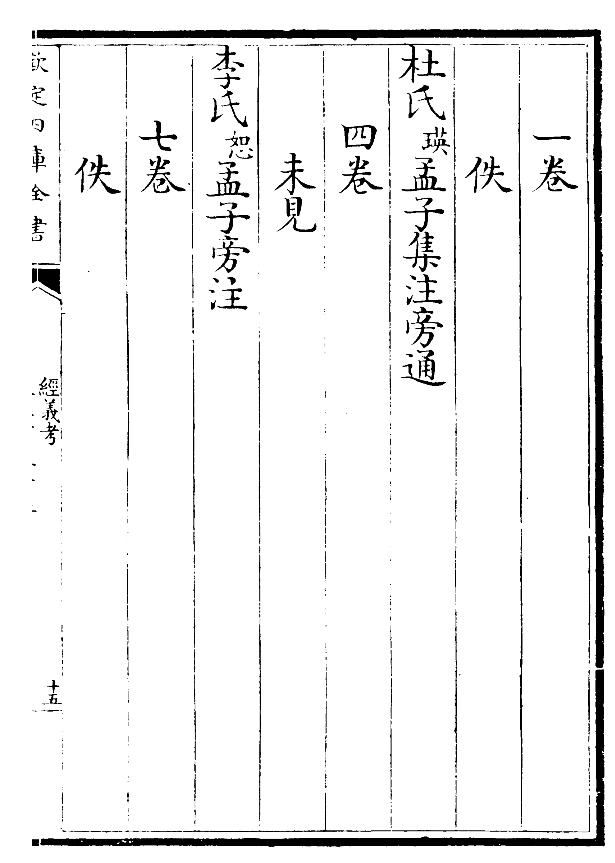
者之不作曲為護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輩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嗚呼孟子之意難明如此乎

趙氏秉文刪集孟子解

十卷

佚

劉氏章刺刺孟



一卷

佚

杜氏瑛孟子集注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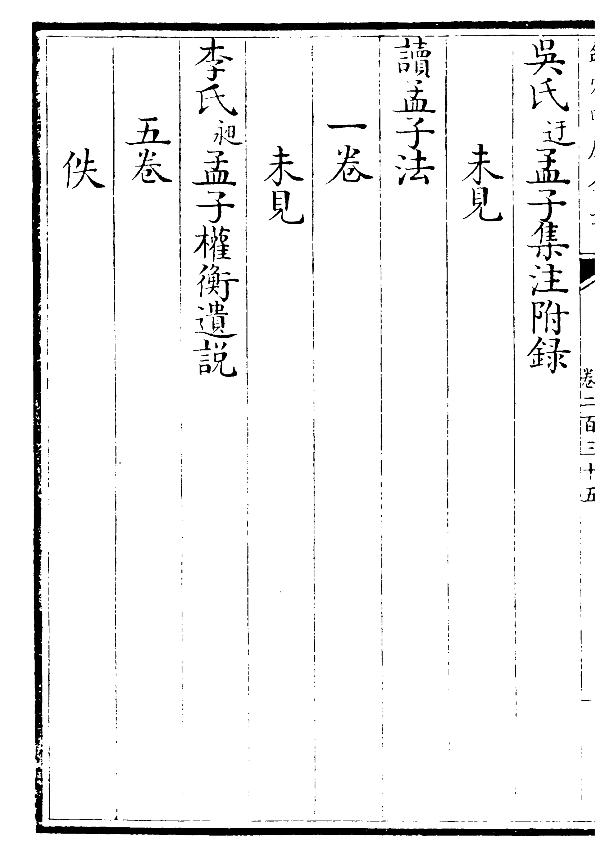
四卷

未見

李氏恕孟子旁注

七卷

佚



吳氏迂孟子集注附録

未見

讀孟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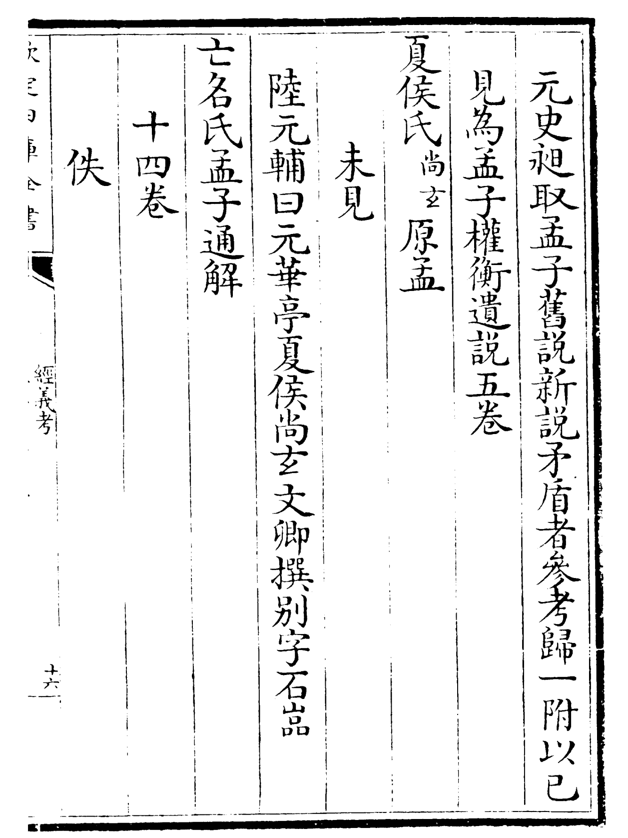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李氏昶孟子權衡遺說

五卷

佚



元史𥙷取孟子舊說新說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己見為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夏侯氏尚玄原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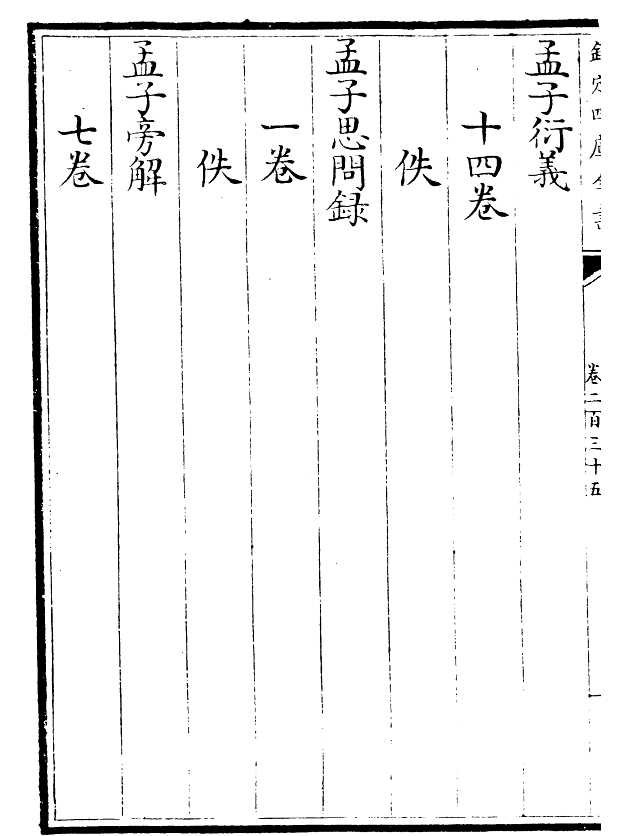
未見

陸元輔曰元華亭夏侯尚玄文卿撰別字石嵒

亡名氏孟子通解

十四卷

佚



孟子衍義

十四卷

佚

孟子思問録

一卷

佚

孟子旁解

七卷

未見

黄虞稷曰以上四部不知撰人皆元人所著也旁解首載趙氏題辭其本文下細書以釋之

劉氏三吾等孟子節文

二卷

未見

張萱曰洪武間翰林學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間詞氣抑揚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

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頒之學官上可其奏命曰節文
楊士奇曰孟子節文一冊有翰林學士劉三吾題辭蓋三吾等奏請為之者也總一百七十餘條此外惟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而已刊板在太學
祝允明曰聖祖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辭氣或抑揚太過今天下一統學者不得其本意而槩以見之言行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命劉三吾刪其過者為

孟子節文不以命題取士

楊氏守陳孟子私抄

七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蒙抄孟子一如論語之例既輟筆仰而思之孔子在當時或譏或毀鮮知其聖惟其門人若回賜數人知之深耳曁其卒也世稍誦法之然皆識其小而遺其大得其麤而忘其精雖檀弓所記之言

行亦或有失其眞而况乎他逮夫世遠年湮異端雜
出惟孟子傳得其眞所著若性善四端義利王霸之
類皆發明其大與精者且闢楊墨拒儀衍而獨尊之
謂其賢於堯舜邁於夷尹惠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者
其論明辨愽偉足詔萬世至今人仰孔子如天地之
大日月之明者孟子之力居多也孟子在當時亦多
譏毀之者後世若荀卿王充蘇軾李覯鄭樵馮休之
論尚諵諵不已尊信之者惟趙邠卿韓文公二程子

張南軒陸嘉材余隱之纔幾人耳至朱子尊信尤至謂其道性善大有功於聖門也言思誠得曾思之所授受也論經界喪禮見命世亞聖之大才也歴叙羣聖見自任之重也凡七篇之言皆為發明其藴奥至於馮李鄭三人之説又皆别白其瑕疵故至今論書則必稱論孟論人則稱孔孟而翕然無異詞者朱子之功多矣然則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彰孟子之道得朱子而彌著三子之道一也而淺深異焉志學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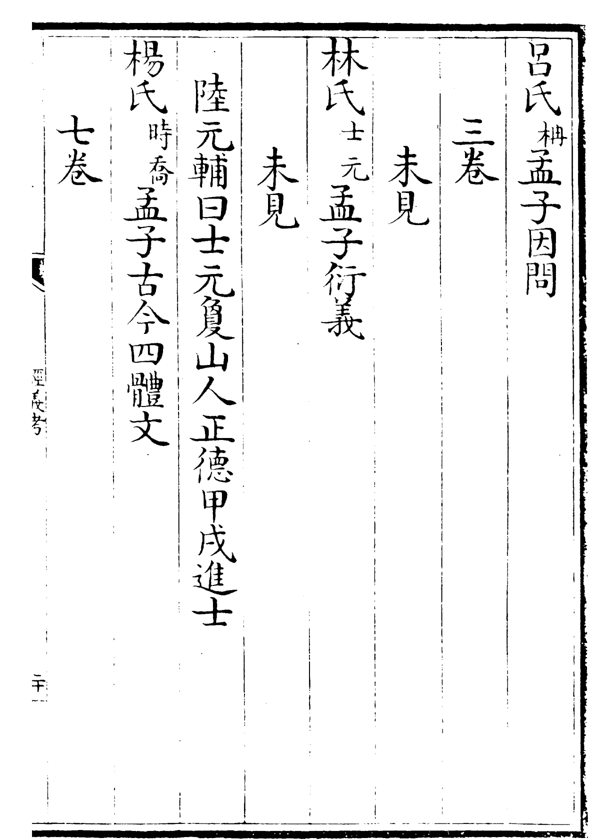
心孔子之所以聖也知言養氣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窮理反躬朱子之所以賢也學朱子而漸造乎孟子造孟子而寖近乎孔子此士之所當務也蒙竊有志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書是以自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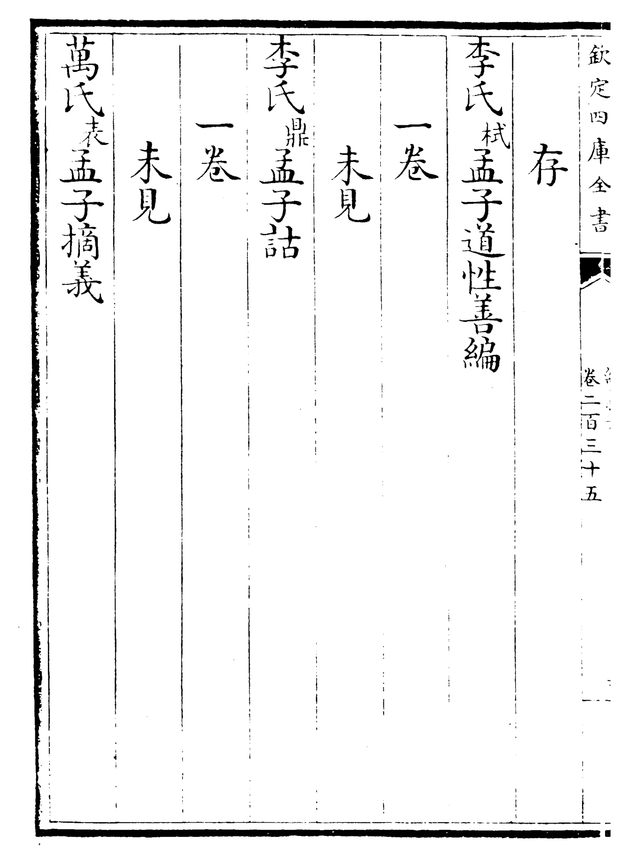
李氏承恩孟子記

未見

童氏品孟子編類　鄒書

俱未見


呂氏柟孟子因問
三卷
未見
林氏士元孟子衍義
未見
陸元輔曰士元𩆜山人正德甲戌進士
楊氏時喬孟子古今四體文
七卷



存

李氏栻孟子道性善編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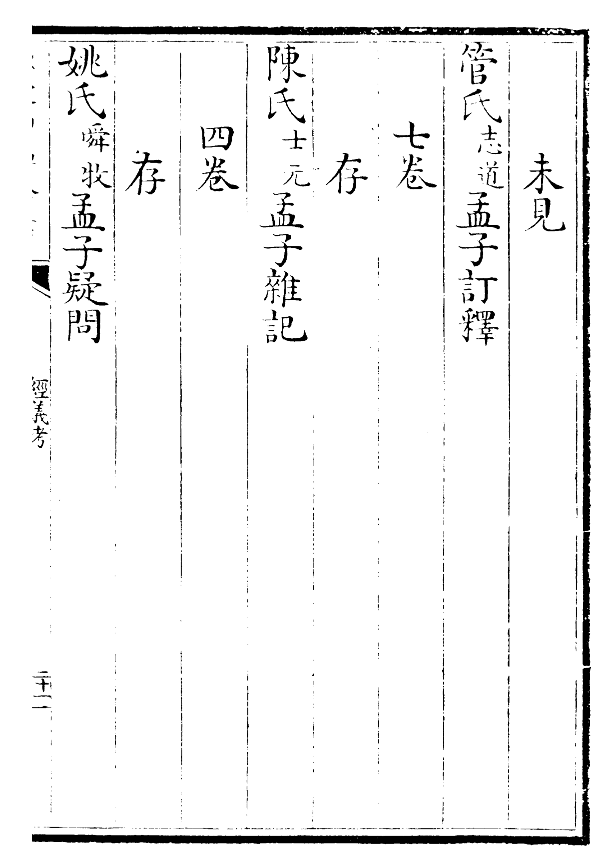
未見

李氏鼎孟子詁

一卷

未見

萬氏表孟子摘義



未見

管氏志道孟子訂釋

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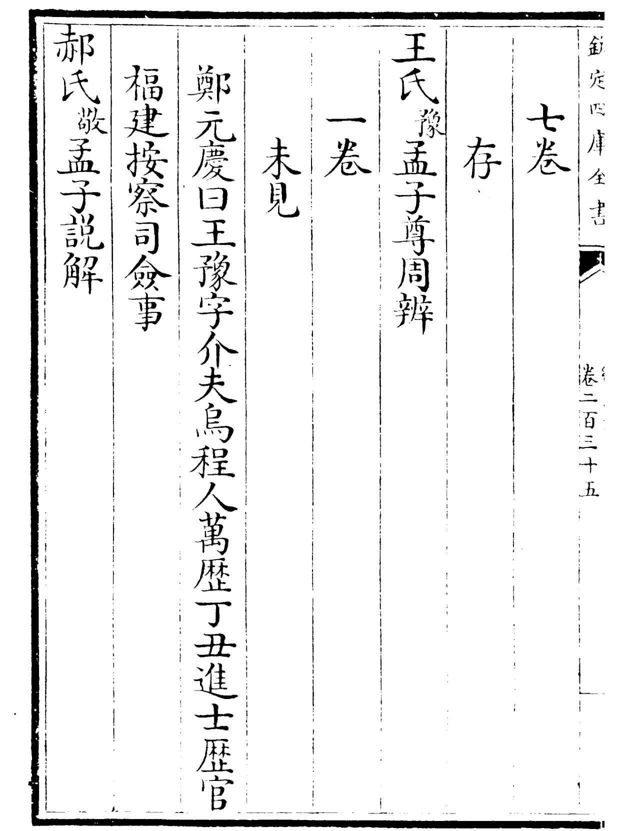
存

陳氏士元孟子雜記

四卷

存

姚氏舜牧孟子疑問



七卷

存

王氏_豫孟子尊周辨

一卷

未見

鄭元慶曰王豫字介夫烏程人萬歷丁丑進士歷官

福建按察司僉事

郝氏_敬孟子說解

十四卷

存

陸元輔曰郝仲輿孟子説解前有讀孟子三十一條為一卷又孟子遺事一卷餘隨文詳説十二卷

陳氏懿典孟子貫義

二卷

存

懿典自序略曰十三經中孟子有趙岐注晦菴為孟

子集注又於禮記中表章曾子大學子思中庸為之
章句與論語集注竝行號為四書成祖文皇帝詔儒
臣編輯四書五經大全科場取士士皆各占一經而
論孟學庸三義則人人所同誠重之也大學中庸本
皆一篇朱子析為章句其次第貫通之脈絡自在不
必添說論語孟子注疏集注於一章下有小引而有
無詳略不同予在京邸時曾為論語衍其義數篇歸
來始竣後又演孟子前三篇病冗寢閣已已復為續

之庚午春仲始卒業而為之序

顧氏起元讀孟私箋

二卷

未見

戴氏君恩繪孟

七卷

存

林侗曰戴君恩字忠甫澧州人萬歷癸丑進士累官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陳氏一經孟子大全纂

五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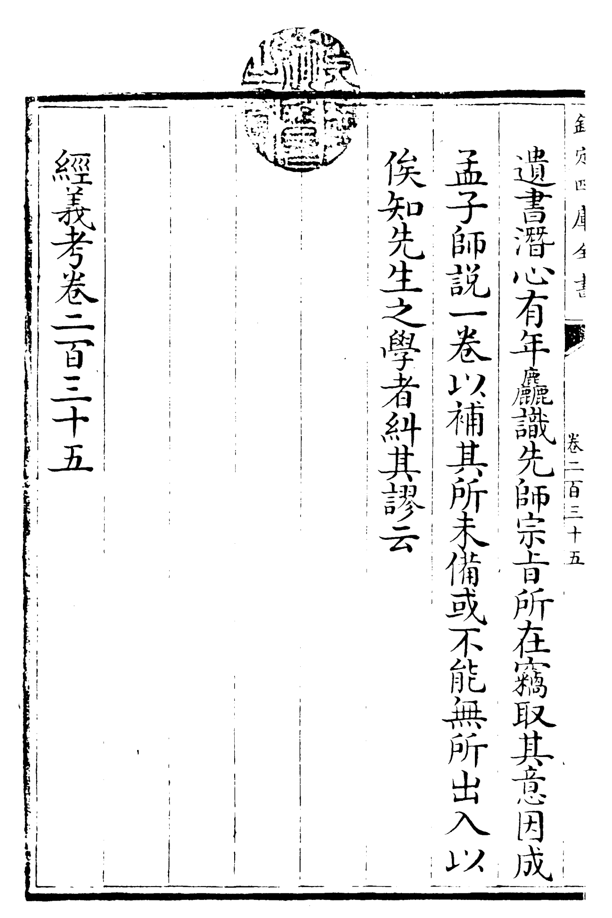
黄氏宗羲孟子師說

一卷

存

宗羲自序曰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

萬人索之而無弗獲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百年窮之而無不盡矣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也學其學者詎止千萬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沈於大澤既不能當身理會求其著落又不能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其故成說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學者之愈多而愈晦也先師子劉子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愼獨義於論語有學案皆其微言所寄獨孟子無成書曰羲讀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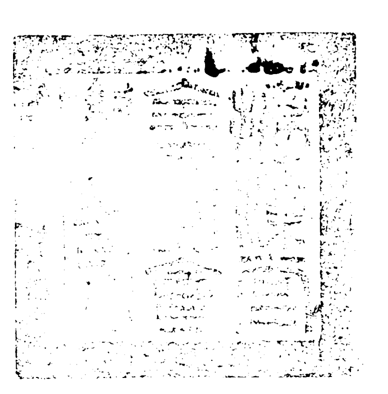


遺書潛心有年麤識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因成

孟子師說一卷以補其所未備或不能無所出入以

俟知先生之學者糾其謬云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徐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

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 六

吴氏 逵 孟子年譜

一卷

佚

季氏 本 孟子事蹟圖譜

二卷

存

本論曰史記孟軻傳載孟子事甚畧如孟母三遷之事見於列女傳東家殺豚而買肉以食之見於韓詩外傳以司馬遷之博取而亦不之録也意劉向韓嬰必有據而傳之也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故孟子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其所履歴見於孟子書則鄒任滕薛魯宋齊梁皆其所遊之

國也鄒穆公魯穆公平公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滕文公皆其所見之君也史記於所歴鄒任滕薛魯宋之事畧不一書惟曰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又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載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梁又於燕世家載燕君噲讓國子之并附會孟子勸齊伐燕之言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考之年表是為燕君噲七年齊湣

王十年也如此則其時孟子在齊矣以伐燕為齊湣王事本出荀子史記蓋祖荀子皇極經世因之而古史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然伐燕之説孟子書所載甚詳實齊宣王事也史記等書所言大相戻矣今以史記齊魏年表考之梁惠王三十五年當齊宣王七年是為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梁惠王三十六年辛子襄王立襄王元年當齊宣王九年是為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齊宣王十

九年辛子湣王立湣王元年當梁襄王十二年是為
周顯王四十六年戊戌梁襄王十六年辛子哀王立
哀王元年當齊湣王六年是為周愼靚王三年癸卯
梁哀王二十三年辛當齊湣王二十八年是為周赧
王十九年乙丑司馬溫公主孟子書以伐燕為齊宣
王事故其修通鑑也於齊宣王在位之十九年則上
損十年以入威王之世下益十年以合湣王伐燕之
期而宣王之世移十年於威王湣王之世移十年於

宣王如此則宣王元年當梁惠王三十五年後又四年即史記梁襄王之四年也然又以孟子自魏適齊當在梁襄王初年恐與齊宣王即位之年不相直故據杜預引汲冢書魏國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為後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卒故不稱謚謂之今王又據世本惠王生襄王無哀王而以今王為襄王然則梁惠王之後十六年即周慎靚王

之二年壬寅也蓋據史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
梁之説而明其先至魏後至齊也故朱子綱目因之
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
齊於惠王後十六年襄王初立之時書去齊於宣王
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孟子適齊之歲實宣王十四
年也則孟子居魏者閲十八年居齊者閲六年今孟
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
深而在齊日如此之淺耶或增或損或合或離本無

定據聊以遷就孟子伐燕之歲而已夫汲冢書以梁惠王於三十六年改元為惠成王古無改元之事安知惠成王非即襄王之别稱耶世本之説亦何足據而必以為無哀王之世耶伐燕之事史記載於湣王十年其誤必矣但齊宣王之世上損十年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亦益以湣王十年通為二十九年庶幾近之其餘亦多與孟子書不合又孟子所記魯繆公平公事史皆未有

及之他所傳聞豈足盡信耶今以史記魯世家考之繆公元年周威烈王十七年壬申也在位三十三年卒之年周安王二十五年甲辰也平公元年周慎靚王五年乙巳也在位二十年卒之年周赧王十八年甲子也繆公元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七十年孔子之子伯魚卒於孔子之前四年而伯魚之子子思仕魯為臣雖當繆公初年已七十五歲矣況或在其後乎孟子生於子思之後未必親見子思也孔

叢子等書及趙岐注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今據
孟子初見梁惠王而惠王稱之曰叟蓋六十以上之
稱也即六十而逆推其始生則魯繆公之十五年也
及成童入大學之年而見子思則繆公之三十年子
思蓋百有四歲矣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豈
可謂史記為臆説哉自魯繆公十五年下距平公元
年實七十九年又六年當臧倉之沮而適宋則孟子
年八十五矣若以見梁惠王之年為年七十則其生

當先十年至其成童時雖子思年方逾耄力或尚強
但距臧倉之沮為九十五年而喪母在其前六年則
孟子當年八十九而其母不幾於百有十歲乎故即
梁惠王稱孟子為叟而知其年逾六十矣又二十四
年孟子託景丑氏喻齊王而自以齒德當達尊則去
齊以後年歲可知矣蓋自春秋以後戰國以前史記
所稱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畧皆無以考其詳惟以
孟子書為證而序正之可也孟子鄒人也鄒魯相近

則曾其少所問學而常遊之地也居鄒四十年間無所考見其歷聘之迹必隱居尚志已能不動於心故授徒講學弟子日進而曹交得聞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則知至鄒問道也及門者之多必在此時歟鄒與魯閧鄒君穆公憤其民不救長上之死而孟子以上慢殘下責之亦其在鄒時事也時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之任見季子有為屋廬子答任人禮與食色輕重之說已而之

平陸儲子為齊相以幣交亦受之而不報他日之齊不見儲子有與屋廬子論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說至則不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而萬章亦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孟子皆舉齊景公招虞人不往為說以其為齊故事人易曉也王疑其有異使人瞯之意儲子通意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孟子也當其三見而未言事蓋欲以道格其非心而不遽求於用人行政之間也其處平陸也謂其大夫

失伍而孔距心受為已罪以告宣王王亦歸罪於已似可與有為也然短喪一念大本已失雖攻其邪心而未能格徒以兼金百鎰之餽為厚賢之禮孟子以其無處而辭之又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之遊陳仲子人皆以為廉而斥其無親戚君臣上下於俗亦多不合故不久去而之宋居剔成之世意雖至其國亦不先見剔成故公孫丑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覯其間列於宋事之間必公孫丑從行之宋因宋而發

也孟子居宋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為宋句踐言之什一去關市之征為戴盈之論之郜為宋滅其子孫為告告子之相見疑即此時而性善微旨王道大端必有以開示宋之君臣矣時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往來及之可以見其居宋之久矣孟子將東至於薛然後適魏宋公餽兼金七十鎰而辭曰餽贐若非期於適魏不可以為遠行也由薛以往必設兵以備寇盜薛君餽兼金五十鎰而辭

曰聞戒謂之聞則兵衛之資孟子自具也薛宋各餽兼金必孟子為謀其國者有善道故二君加禮焉陳臻嘗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以齊為前日以宋與薛為今日必一時之事而適齊在前宋薛在後也夫宋與滕薛及鄒魯小邾皆泗上諸侯也初本服於魏魏為秦敗楚遂滅小邾而宋與薛皆迫於楚滕已事楚而孟子由薛之魏得無以鄒為父母之邦將因大

國以為之謀與是適魏固適齊後事也故史記言遊事齊宣王在梁惠王之前疑必有據惠王一見孟子而首有利國之問既又有鴻鴈麋鹿之問既又因歲凶而有民不加多之問孟子皆以仁義之道啓之而惠王之志在於報怨乃欲雪齊秦楚之耻非愛民之仁也故孟子歎其不仁而他日為公孫丑言之居魏而與之論仕者又僅有周霄焉則魏可知已甫踰年而惠王卒襄王嗣之孟子始見以其望之無可畏而

卒然之問乃其急功利之心孟子固宜以此而去魏也但綱目以為去魏適齊則去魏之後無復有滕事且其所紀適齊之年距伐燕歲僅閒六年而孟子於其閒任為卿之重居喪母之憂其日宜不如是淺也故自魏而歸未適齊也而去魏於襄王之初必不在惠王後十六年之後也歸鄒未幾滕定公薨文公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其言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則在宋見世子之後固嘗歸鄒其後至滕館

於上宮蓋在此時文公問為國又使畢戰問井地君臣力行孟子所告井田學校之仁政於是感動遠方之人許行自楚陳相陳辛自宋皆至於滕願為之氓功效如此非歲月遲久不可卒致也且陳相見而道許行之言孟子此時宜在滕豈其復歸鄒而往來於滕以為之經理非但其君臣潤澤之功也故其弟滕更及門卒業亦可以知在滕之非一日矣滕界齊楚大國之間既事楚而齊爭之故欲息肩於一國而有

事齊事楚之問及齊人將築薛當在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人封田嬰為薛公之前距孟子去魏之歲實已一十三年而滕文公甚恐且有竭力以事大不得免焉之問則設遷國效死二策以告之滕亦以能愛民事大免焉孟子終有意於宣王故復至齊時公孫丑設為當路於齊加齊卿相之問則猶未為卿也及見宣王有齊桓晉文之問又有交鄰有道之問又有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問其餘問樂問囿與夫雪宫明

堂之問皆因其所好而啓之以王道宣王亦感發焉如好勇好貨好色之疾皆不自隱故孟子以為足用為善其子弟亦多從之王子墊問士何事而得聞居仁由義之說一日孟子自范之齊而歎王子氣體有異豈亦因聞教而氣質漸變與自是孟子為卿於齊食禄十萬因宣王問卿而告以同姓之卿可以易位之說其言甚危宣王至於變色亦不敢不竦已以終孟子之說焉可謂知所尊矣故景丑有見王敬子之

云葢禮貌終始未嘗衰也其與王驩使滕為文公之
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
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没始
終之大禮也不然賓師固無官守者王亦不得以事
勞之也是時方務於合從連横以攻伐為賢景春稱
公孫衍張儀為大丈夫而孟子鄙其為妾婦之道則
固不合矣又見齊王曰少而不免於一暴十寒謂無
惑乎王之不智葢為此也但一日即有萌生所以猶

日有望焉故設為工師求木玉人琢玉之喻殆欲啓
以臣所受教之義望之可謂切矣尋以母喪去位自
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有與充虞論棺槨之言在
齊居憂者三年王驩寵嬖日盛專使如魯樂正子之
賢至從之至齊尋亦進用為右師與國政而宣王茂
臣好殺不但戮一盆城括而已用人行政之失必有
不勝其間適者孟子免喪復見宣王於崇因士師不
能治士而詰之以四境之不治顧左右而言他其情

態掩護視向之有疾不隱異矣既又有故國世臣昔
進今亡之說又有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土芥寇讐之
說是時右師用事在朝多曲媚之而往弔公行子之
喪孟子獨以禮自抗致其為簡之怒此亦去齊之幾
也故退而有去志遂不受禄觀此則前日為卿受禄
可知矣宣王方欲伐燕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
也時沈同私問燕可伐與則應之曰可本為天吏則
可以伐也或者因有勸齊伐燕之疑齊既伐燕勝之

以問孟子則為之設為取之與勿取之二端正為齊宣不能為武王之事而不可取也王不能從而遂取之諸侯將救燕復謀於孟子又不能用其謀衆置君之策而燕人卒叛宣王慙恧陳賈為王見而解之羞惡之端又為小人所遏宜可以請去而心猶眷眷故復將朝王而王不知乃託疾以召故亦以疾辭而就景丑氏發其義而不可留之意尤可見矣勸蚔鼃以士師諫去之為齊人所譏則解之以無官守言責正為

仕不受禄故得自由耳蓋去志決矣先是齊饑嘗勸
齊發棠至是國人以復饑望發故荅陳臻有馮婦之
喻遂致為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他日欲中國而受
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時子因陳臻以告孟子孟
子辭之而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孟子責以為已
慮而不及子思為隱几之臥以絶之既去齊而尹氏
譏其三宿之濡滯及因高子而得聞孟子所以不忍
舍王之意則自知為小人淳于髡顧以名實未加而

去為不仁而嫂溺援手之喻疑亦在此時也充虞在路見有不豫之色因而發問去齊豈果其所欲哉由齊事而觀則孟子當宣王之始末固兩至齊矣古史謂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不為無據但誤以伐燕為湣王事耳燕人之畔當在燕立太子平為王時蓋齊人勝燕已二年矣孟子在齊遲廻久之而後去綱目書去齊於伐燕之歲則太早矣竊意宣王之年再加二年於湣王之世庶得事實也魯欲

使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復至魯然樂正子得政
猶未專也以孟子之賢告於平公將就見焉乘輿駕
而臧倉止之其詆毁之說以後喪踰前則知孟子至
魯在喪母之後久矣適値魯欲使愼子為將軍伐齊
取南陽而以為不可但能以當道志仁之說規愼子
而於平公固不遇也既無所遇而亦且老憂世之心
則未忘也聞宋王偃將行王政乃復之宋是時楚伐
秦秦敗楚秦楚搆兵連年不息宋牼將之楚遇於石

丘垤之言一則曰楚王二則曰秦王必秦惠王稱王之後之事亦惟此時而秦楚之兵屢搆也偃之將行王政意孟子先見剔成時遺教猶存故偃有志於此雖圖王不成必不如世家所云射天射諫臣而為桀宋也如果為桀所為孟子豈復至其國哉故萬章問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亦告之以行王政之效未嘗以其為不足王也其臣有戴不勝者能進薛居州孟子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其稱宋王故知其再

至宋為王偃時也計其時方燕立太子平後一年是為周赧王四年即臧倉沮魯平公之年也而適宋在其後則亦不越乎一年之内無所事於久居矣或以齊楚惡而伐之為宋王偃四十九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事為證則其時距赧王四年又二十九年孟子幾百一十五歲矣故齊楚之伐宋必在赧王四年前之事也但史無可考耳蓋孟子之適宋有二其初自齊而往當宋剔成在位滕文公為世子之時其後自

齊由魯而往當滕文公既卒宋偃稱王之後大事記載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修井法書於致為臣於齊而歸之後而於宋劓成及魯平公之事皆畧不書乃獨於適滕言之且孟子當王偃時適宋已甚老矣豈復能為滕經理而久居其國耶呂氏必以戰國策於偃稱王時載滅滕伐宋之事而信其然不知薛先為齊所并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為齊所滅見於杜氏世族譜及陸氏纂例皆非偃事也呂氏亦

未及詳考與通記世次始終則子思孟子生於鄒魯克躋上壽而皆以耄耋之年子思猶事魯君孟子再入宋國有可異焉蓋其賦受充養精神血氣有不偶然而任重道遠殆有死而後已者矣七篇出於孟子所嘗自言非其徒所能增益也其所記列國君臣問荅皆必實有其人與其事又非如莊列諸子寓假姓名以立言者也今以其書比而次之則所歷聘諸國往之先後居之久近自有其據不待强求鑿索次第

昭然其他書所載傳聞舛錯一以是書正之而不敢

苟予豈好辯哉

譚氏貞默孟子編年畧

一卷

存

貞默自述曰孟子行事欲編次歲月要在不見諸侯

與見諸侯兩端或問人曰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卷

便見梁惠王人無以對也葢孟子不見諸侯是四十

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事非在齊梁問語也禮士居本國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委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國言也此謂不見諸侯也見諸侯自齊宣王始四十不動心之年也後適梁見梁惠王惠王尋卒見梁襄王去梁適宋受宋餽時值宋王偃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適薛受薛餽時值薛孟嘗君

復適齊見齊湣王久於齊去齊見鄒穆公之滕復見滕文公始歸魯魯平公欲往見不果此孟子往來齊梁間見諸侯事也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本前後兩截事曰廹斯可以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見也如是則見不見乃竝行不悖其不可不編年者一史傳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鄒國人如云子路弁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弁武城鄒皆魯下邑也孟子書

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時邾國亦改為鄒

慮混魯鄒邑名又書中往來齊境見鄒穆公時容邾

鄒與然友之鄒孟子居鄒異慮鄒國鄒邑後人失考

者或疑為一故葬母大事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為

父母之邦也趙岐注誤云孟子時邾改為鄒後人遂

信邾鄒為一夫邾魯在春秋世敵仇也三桓孟孫氏

居魯不居邾明矣孟子為孟孫氏後在春秋時季孟

屢伐邾安得為邾人且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

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說文云鄒孔子鄉即叔梁紇所治地所謂鄹人之子也孔子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鄒魯可合孔孟而稱不可分孔孟而稱是以孟子去齊曰致為臣而歸歸魯也孟子對齊王稱臣為卿也梁王不稱臣不為卿也對鄒穆公不稱臣而其語倨曰君之民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視對滕文公尤不同以此知其為異邦非本

國即如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乎鄒非本國也樂正子語魯平公則曰君奚為不見孟軻君前臣名也曰後喪踰前喪棺槨衣衾之美專議孟子家事也明乎父母國之義也孟子曰臧氏之子臧氏臧文仲後與孟子同姬姓各氏者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如孔子云吾舍魯何適深以不遇本國之君老而更無可遇故曰天也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欲使樂正子為政非居魯而何以遂知也孟子居鄒邑即是居魯明乎

父母之邦也書有二鄒為故邾故騶之別千古淆訛

共不可不編年者二所見諸侯先孟子而卒者齊宣

王梁惠王梁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書中俱稱

謚後孟子而死者齊湣王宋王偃不稱謚止稱王因

書中無湣王謚遂混齊兩王為一王兩伐燕為一伐

燕幸史記列傳世家互載甚明去齊乃適梁去梁乃

適齊久於齊不久於梁久於湣不久於宣曰此則寡

人之罪曰今又棄寡人而歸是王由足用為善也今

又棄云者前後兩去齊也書史參伍自見其不可不

編年者三滕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見春

秋者滕侯穀宣公嬰齊孝侯軏昭公元文侯壽成公

原悼公寧頃公結隱侯虞毋再傳戰國有定公文公

見孟子俱失名古紀世本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

元公弘則文公後也或云周赧王二十九年滕為宋

所滅則去孟子卒三年誤也傳記滕文公卒再傳二

十一年滅於宋春秋釋例云滕國春秋後七世為齊

所滅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丘二十一世為秦所滅互異公丘亡國故無謚也小國得延至秦并喪禮井田之效畧可見於茲矣不得編年則滕文公為世子滕定公薨越在後而文公問事齊楚問築薛問不得免越前矣薛在春秋時自薛伯轂至薛惠公凡六傳黃帝之苗裔奚仲後也至戰國為齊威王所滅以封其少子田嬰嬰傳子田文即孟嘗君當孟子時滕猶論語之滕薛非論語之薛矣不得編年則在薛受

餽不知其為何人既云齊人莫如我敬王又云說大人則藐之其言自左更不知大人為何人矣孟子見梁襄王謂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可畏厥後魏襄之年屢困秦楚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謂其居移氣養移體王子若彼云云有先幾歎羨之意厥後湣王走死法章復國為齊襄王不得編年則不知孟子立湣王朝將以齊王之子為宣王子則孟子於齊梁二王子何無故軒輊如此也其不可不編年者

四孟子編年悉本史記世家列傳參以皇極經世竹書紀年若通鑑所載歲月淆訛殊甚不足憑也孟母三遷斷織諸事不見史記韓詩外傳所載在史記前劉向列女傳所載尤詳徵之孟子書自齊葬於魯充虞木若以美之説及臧倉後喪踰前喪之説則賢母在齊歸葬與母氏罔極之思隱躍七篇内矣傳首必稱母氏傳中復述母語非稗説也孟子願學孔子誦詩讀書教授弟子必在博學無方强立不反之日如

公孫丑萬章之徒悉自魯而從游齊梁間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過必傳食所處必館宮齊以雪宮始以授室終滕以上宮館皆師賓之道也其不可不編年者五孟子為孟孫氏後學者或疑之愚獨以為信也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將死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觀孟子書不侵及魯三桓一語獨稱孟獻子百乘之家友德不挾以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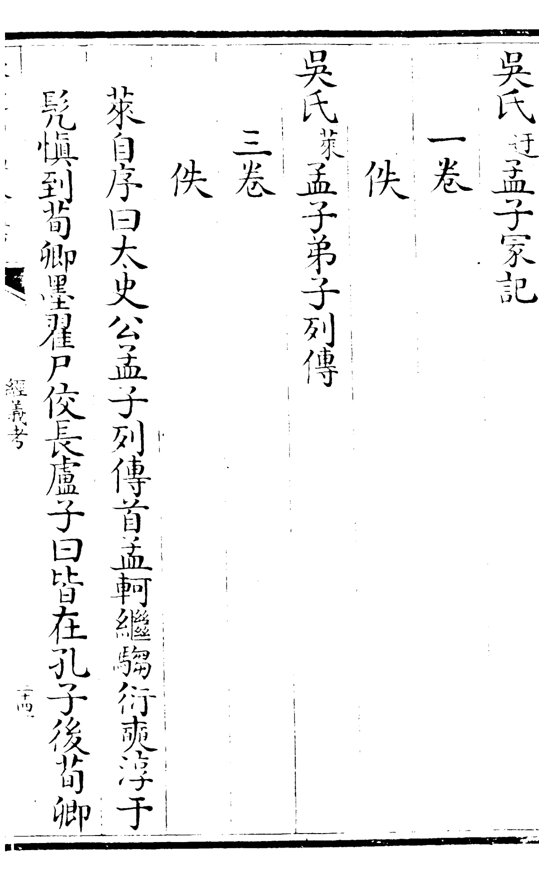
於小國費惠公之師子思大國晉平公之尊亥唐上遡堯舜以天下友匹夫其所以述祖德者不亦淵遠哉然則孟子之為孟孫氏後信也編年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終孟子書中自齊葬魯對王使人問疾問公都子義內皆著意語畧見於句字間者也若父名激公宜母仉氏妻田氏仲子名澤雜見他書不妄載此其不可不編年者六也

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

一卷

存

若璩自述曰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畧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葢生為鄒人晚始遊梁繼仕齊為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為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吴氏迂孟子家記

一卷

佚

吴氏萊孟子弟子列傳

三卷

佚

萊自序曰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騶衍𩀱淳于髡愼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

可言也彼數子者不同道柰何同傳將以孟子實諸戰國辨士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曰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則曰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縱横攻戰刑法之說行而時君猶欲好儒自飾吳起戰士也乃以儒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厚幣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好辯而已儒墨並稱百家雜說混淆之矣豈太史公

狃見而溺聞若是乎方其叙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丘卒尊之也至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裂論語問答以實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悉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故列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歎有憂色母乃

引詩易詔之似與充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外書四篇文不能弘深今猶畧見劉向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雖太史公不能具知況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最顯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愚瞀儒嚾嚾然畧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

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瞿傳魯橋庛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

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久所謂溝愚瞀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户者如此又況騶衍奭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違離怪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删去諸子且益以高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宋濂曰先生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

與騶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
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
顧炎武曰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為孟子弟
子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
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告子齊人也學於孟子
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
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
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

承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按宋政和五年太常寺言兖州鄒學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定其封爵內季孫贈豐城伯子叔贈承陽伯凡配享一人從祀一十七人而淵穎吳氏孟子弟子

列傳序稱一十九人蓋益以滕更也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爾雅一

爾雅

漢志三卷二十篇今本十九篇

存

揚雄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郭威曰爾雅周公所制而文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

王充曰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

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

張揖曰昔在周公纉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

口傳疑莫能明也

劉熙曰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為主也

葛洪曰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

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劉勰曰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

晉書蔡謨傳謨初渡江見蟚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

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陸德明曰爾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

賈公彥曰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

張懷瓘曰周公相成王申明禮樂以加朝祭服色尊卑之節又造爾雅宣尼卜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略盡訓詁

裴肅曰爾雅博通詁訓綱維六經為文字之楷範作詩人之興詠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古習傳儒林遵式

歐陽修曰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

髙承曰爾雅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云周公作以其文考之如瑟兮僩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也而文皆及之則周公安得述也當是出於孔子刪詩書之後耳

葉夢得曰爾雅訓釋最為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言多是詩類中語而取毛氏説為正予意此但漢人所作耳

晁公武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

通梁文增補之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横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髙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漢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隋經籍志又以爾雅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書目置於小學之首

曹粹中曰昔人謂爾雅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從而足之叔孫通梁文又從而補益之今考其書知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康成時則加詳矣何以言之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為欲學于有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也又齊子豈弟猶言發夕也而爾雅曰豈弟發行也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茲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為多以振為古其說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

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為異哉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始令天下通爾雅者詣公車固出自毛公之後矣朱翼曰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指為周公葢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林光朝曰爾雅六籍之户牖學者之要津也古人之學必先通爾雅則六籍百家之言皆可以類求矣及散裂爾雅而投諸箋注説隨意遷文從義變説或拘泥則文亦牽合學者始以訓詁之學為不足學也不

知釋詁釋言釋訓亦猶詩之有六義小學之有六書也

朱子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

陳傅良曰古者重小學漢嘗置博士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皆有所本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浸廢韓退之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

陳振孫曰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

著撰人名氏郭璞序亦第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

錢文子曰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

王應麟曰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蘇薮字書不見楫榿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若終軍之對鼮鼠盧若

虛之辨鼨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　又曰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又曰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絶遠之地按説文引爾雅曰西至汃國謂四極汃府巾切西極之水也　又曰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

楊士奇曰爾雅古小學書初無深義世謂周公作非也

張崇縉曰訓詁之書莫先於爾雅爾雅所載大極天地四時之幽窈細察昆蟲草木之瑣屑顯悉人事之庶微析羣言之錯故自漢以下列諸經籍布諸學官儒者靡不覽誦嗣是作者若釋名埤雅廣雅博雅小爾雅諸書雖各陳所見以足未完其實大綱咸肇於爾雅奇邃古妙莫能過焉

鄭公曉曰爾雅盖詩訓詁也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然則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

犍為文學爾雅注

七録三卷

佚

陸德明曰犍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闕中卷

按犍為舍人注爾雅賈氏齊民要術引有二

條其一斫斸謂之定注云斫斸鉏也一名定其一蘄茝大蘼注云蘼有小故言大蘼而今本爾雅注疏俱無之

又按舍人待詔在漢武時此釋經之最古者其書雖不傳間采於邢氏之疏疏所未載字義可考者如釋言原作蠠縞介縞作餔注云餔羅也介别也渝作檽寃作跳注云跳者躍之閒覞注云擅也釋訓條條作攸攸嬌嬌注

云得勝之勇也洸洸作僙僙蕘蕘作雄雄委

委佗佗作褘褘它它注云心之美也赫赫作

奭奭墫墫注云舞貌夢夢訰訰注云煩懑亂

也仇仇敖敖傲也傲作毀注云仇仇無倫理

之貌謷謷衆口毀人之貌仳仳注云形容小

貌饎作喜注云古曰饎履帝武敏敏作畒注

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畒之中而生

后稷籧篨戚施注云籧篨巧言也戚施令色

誘人夸毗注云卑身屈巳也釋草𦵔九葉注
云九枝共一莖中馗作中鳩注云兎奚名顆
東顆東名中鳩釋木㮛荎著荎作柢著作都
椲作皐櫟其實梂注云櫟實名梂也櫬梧樸
枹者謂櫬采薪采薪即薪謂作㯥注云櫬梧
樸枹者櫬者其理也樸者相追附也㯥者莖
也如竹箭一讀曰枹也櫬名采薪又名即薪
釋蟲奚相作奚桑釋魚活東作頪東釋鳥鴽

鴾母母作𩿸亢鳥嚨注云嚨嚨財可見也釋獸猶作𪆝寓屬作麔屬鼳鼠注云其鳴如犬也騉駼枝蹄注云騉駼者外國之名枝蹄者枝足也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狗騱作雞狗作狗白馬黑鬛駱鬛作髦凡此皆邢氏所未采而見之陸氏釋文者也

劉氏歆爾雅注

七録三卷

佚

陸德明曰與李巡注正同疑非歆注

樊氏光爾雅注

隋志三卷 唐志釋文序錄六卷

佚

陸德明曰京兆人後漢中散大夫沈璇疑非光注

按樊氏注見於陸氏釋文者釋言舫作坊泭作坿釋訓躍躍作濯濯儵儵作攸攸皐皐作

浩浩愮愮作遥遥又作佻恌釋草瓝作駮釋木著作屠橰作椔檕作槅炕作抗釋鳥爰居注云似鳳凰亢鳥嚨注云嚨嚨亢鳥之頸也皆邢氏䟽所不載

李氏𢌿爾雅注

七録三卷

佚

陸德明曰汝南人後漢中黄門

按李氏注釋言虹作降握作幄䩒作毳釋器康瓠作光瓠篨作箟釋鳥鶼鶼注云鳥有一目一翅相得乃飛故曰兼兼也釋獸麠父作麞父亦見釋文

孫氏炎爾雅注

隋志七卷 唐志六卷宋志十卷釋文序錄三卷

佚

爾雅音

七録二卷釋文序録一卷

佚

顔之推曰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

按訪碑録載淄州長山縣西南三十里長白

山東有孫炎碑碑隂有門徒姓名係甘露五

年立惜今不可得見矣

郭氏璞爾雅注

隋志五卷唐志一卷釋文序録宋志三卷

存

璞自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㫖歸敘詩人之興咏總絶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奥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盖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躭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

載矣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畧是以復綴集異聞會萃舊説考方國之語采謡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滞援據徵之於其易了闕而不論别為音圖用袪未寤輙復擁篲清道企望麈躅者以將來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

陸德明曰先儒於爾雅多為億必之説乖蓋闕之義惟郭景純洽聞强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為世所重

陳振孫曰爾雅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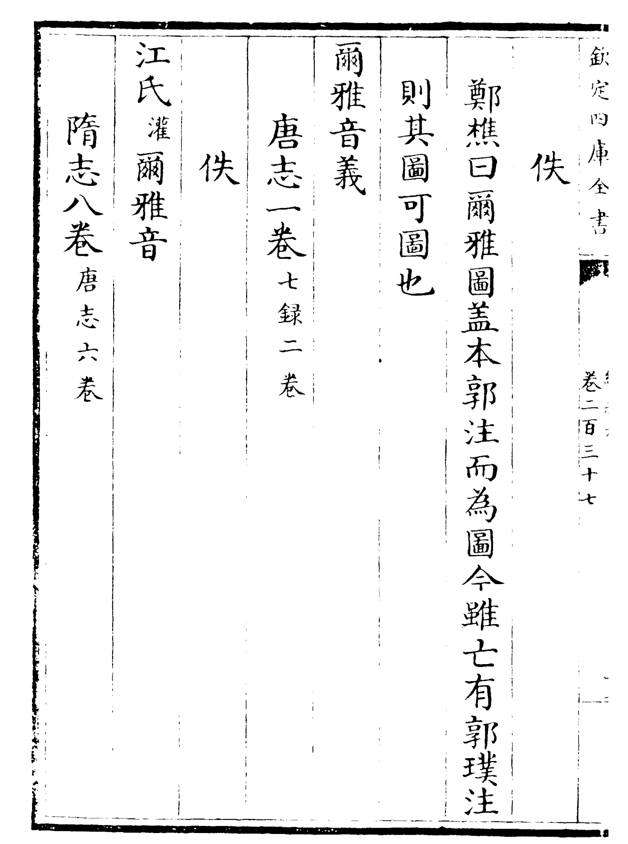
述異記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夷陵郡

祝穆曰爾雅臺在硤州郭璞注爾雅於此

郭子章曰景純注爾雅握筆嘉州在今烏尤山江魚吞墨千年猶黑

爾雅圖讚

七録二卷 隋志爾雅圖十卷唐志一卷



佚

鄭樵曰爾雅圖蓋本郭注而為圖今雖亡有郭璞注則其圖可圖也

爾雅音義

唐志一卷七録二卷

佚

江氏灌爾雅音

隋志八卷唐志六卷

佚

爾雅圖讚

唐志一卷

佚

晉書灌字道羣陳留圉人吳郡太守

按張彥遠名畫記云灌字德源陳尚書令武德中為隨州司馬著爾雅圖二卷音六卷讚二卷

沈氏旋集注爾雅

隋志十卷

佚

史傳沈旋字士規武康人梁尚書僕射沈約子襲封建昌縣侯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父喪為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蔬食辟穀服除猶絶粳粱為給事黄門侍郎撫軍長史出為招遠將軍南康内史在任清治卒官謚恭侯有集注

邇言行世子實嗣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

陸德明曰梁有沈旋約之子集衆家之注

施氏乾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博士

謝氏嶠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國子祭酒

顧氏野王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舍人顧野王既是名家今亦采之

按顧氏注釋言虹潰也虹作訌邢氏疏引大雅抑篇云實虹小子召旻篇云蟊賊內訌蓋本之

陸氏德明爾雅釋文

通考一卷

存

爾雅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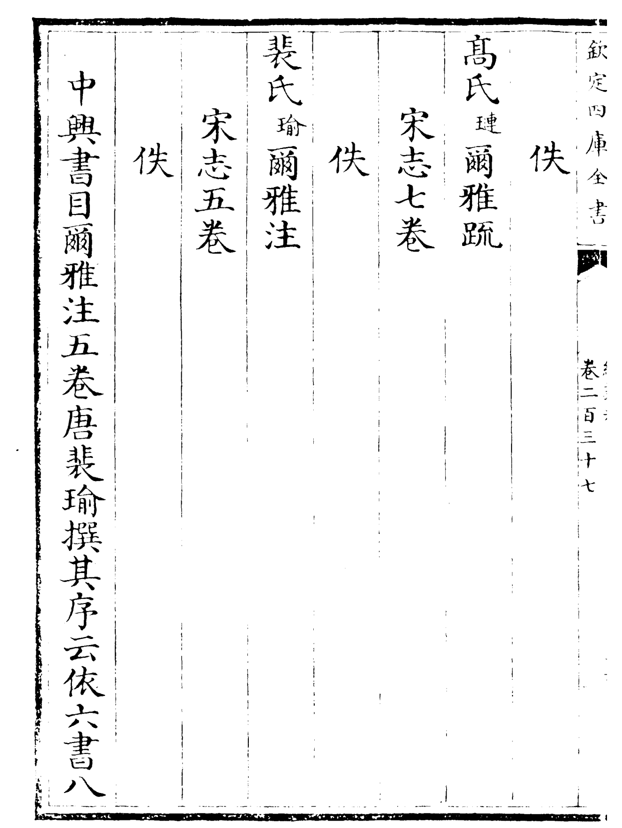
宋志二卷

未見

玉海天聖四年五月國子監摹印陸德明音義二卷頒行

曹氏憲爾雅音義

唐志二卷



佚

高氏璉爾雅疏

宋志七卷

佚

裴氏瑜爾雅注

宋志五卷

佚

中興書目爾雅注五卷唐裴瑜撰其序云依六書八

體撮諸家注未盡之義勒成五卷并音一卷今本無

音

釋智騫爾雅音義

二卷

佚

王海釋智騫撰爾雅音義景德二年四月吳鉉言其

多誤命杜鎬孫奭詳定

毋氏昭裔爾雅音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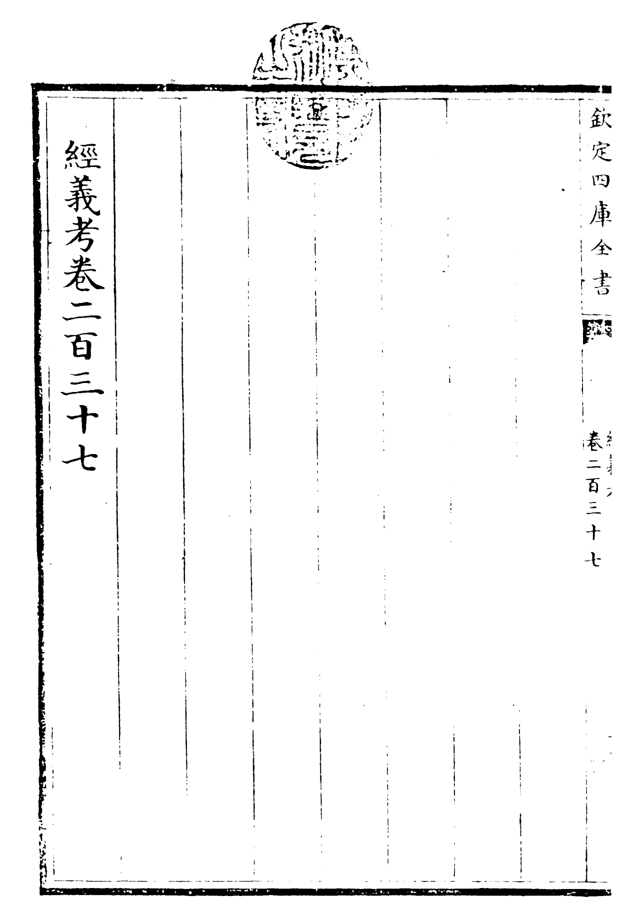
通考三卷

佚

晁公武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氏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讀乃釋其文義最明者為定

吳任臣曰昭裔河中龍門人孟知祥鎮西川辟掌書記尋擢御史中丞後主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門下侍郎進左僕射以太子太師致仕所著有爾雅音

畧三卷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徐　壇
謄録監生臣何　瑞